歷代刑法考

急就章皐陶造獄法律存顏師古注獄之言埆也取其堅牢也字從二犬所以守備也　廣韻三燭獄臯陶所造

按據二書所言獄爲臯陶所造故首錄之

竹書紀年夏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

按周圜土之制因於夏

詩行露何以速我獄傳獄埆也釋文獄音玉埆音角又戶角反盧植云相質觳爭訟者也崔云埆者埆正之義一云獄名疏鄭異義駁云獄者埆也囚證於埆核之處周禮之圜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臯陶造獄謂此也既囚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圜土因謂圜土亦爲獄　說文獄确也从㹜从言二犬所以守也段注召南傳獄埆也埆同确堅剛相持之意許云所以守者謂陛牢拘罪之處也

釋名釋宮室獄确也實确人之情僞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又謂之圜土土築表牆形形圜也又謂之囹圄囹領也圄御也領錄囚徒禁御之也

按獄有二義國語周語夫君臣無獄注左傳襄十年傳坐獄於王庭注並云獄訟也周禮大司寇注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左傳僖二十八年注獄訟皆爭罪之事也淮南氾論有獄訟者注獄亦訟詩行露疏此章言獄下章言訟司寇職云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對文則獄訟異也故彼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是其對例也散則通也此詩亦無財罪之異重章變其文耳以上諸說謂獄即訟也易噬嗑利用獄象傳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君子以議獄緩死並是此義也荀子獄行不治韓詩曰朝廷

曰獄獨斷撲曰獄說文之義亦以爲拘罪之處鄭駁異
義謂即周之圜土釋名又謂之牢以上諸說以獄爲罪
人之牢此一義也行露毛傳似主前義故但曰埆也鄭
箋不爲獄訓似亦不異於毛崔靈恩曰一云獄名乃用
後義孔疏又引鄭異義駁以證之又似歸重後一義矣
實則二義本相引伸有爭端而後相告以罪名於是有
埆核之事有拘罪之處其事本相因也獄从㹜从言㹜
兩犬相齧也語斤切相齧必先相爭人之相爭亦猶是
故从㹜相爭必以言以言相爭而後有獄此會意字許
云二犬所以守似非从㹜矣與部首相屬之義不符爲
許學者謂此乃別一例也

詩小宛宜岸宜獄傳岸訟也箋云仍有獄訟之事釋文岸
如字韋昭注漢書同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

廷曰獄陳喬樅韓詩遺說攷犴毛詩作岸此古文以岸爲犴之叚借說文豻或从犬作犴引詩宜犴宜獄據韓詩文也胡承珙曰犴獄字皆从犬取犬所以守意毛傳訓岸爲訟者訟爲訟繫獄則讞成故韓詩以鄉亭朝廷分屬之又魯詩遺說攷周官射人注豻讀如宜豻宜獄之豻案韓詩作犴豻犴字同荀子宥坐篇注引詩宜犴宜獄漢書刑法志豻獄不平云云注引服虔曰鄉亭之獄曰豻班書皆據齊詩服說多從魯訓然則齊韓與魯文同矣御覽六百四十二風俗通曰詩云宜犴宜獄犴司空也周禮凡萬民有罪過已離於法者桎梏以上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令平易道路也

按小宛傳箋與行露同三家詩說並與毛鄭異蓋各主一義也

蔡邕獨斷四代獄之別名唐虞曰士官史記曰臯陶爲理尚書曰臯陶作士夏曰均臺周曰囹圄漢曰獄

按臯陶造獄而虞之獄名惟見此書他無可證詩有宜獄之言其名亦未必始于漢此言四代之獄獨無殷未詳其故

荀子宥坐篇獄犴不治不可刑也楊倞注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獄字从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亦善守故獄謂之犴也

按楊倞之注當亦本于說文荀子獄犴之文恐亦原於詩句可知三家詩說其淵源甚遠不始于漢儒也伯喈漢曰獄之語未足徵信

御覽六百四十三 風俗通曰易噬嗑爲獄獄十月之卦从犬言聲二犬亦所以守也廷者陽也陽尚生長獄者陰也陰主

刑殺故獄皆在廷北順其位

按獄从㹜非从从犬言亦非聲此云从从犬言聲恐有譌奪意林引作獄字二犬守言無情狀亦得之與御覽所引不同恐是應氏原文

又風俗通曰周禮三王始有獄夏曰夏臺言不害人若游觀之臺桀拘湯是也殷曰羑里言不害人若於閭里紂拘文王是也周曰囹圄囹令圄舉也言令人幽閉思愆改惡爲善因原之也今縣官錄囚皆舉也

按史游云皋陶造獄而此云三王始有獄說相乖異蔡邕亦言唐虞有獄恐應氏之言未足憑也史記桀囚湯夏臺紂囚文王羑里並與此同鄭志以囹圄爲秦獄名則與此異此蓋師說之傳授不同漢儒往往有此惟所言三代命名之意設獄原非以害人其幽閉思愆改善

爲惡二語以感化爲宗旨尤與近世新學說相合可以見名埋自在天壤今人之所矜爲創獲者古人早已言之特無人推闡其說遂至湮沒不彰安得有心人搜尋追討以與新學說家研究之乎

初學記獄第十一博物志云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三代之異名也又狴牢者亦獄別名

按此云三代之異名則非本名矣晉刑法志念室後刑實用此事餘他無所考

史記夏本紀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索隱獄名夏曰均臺皇甫謐云地在陽翟是也

按夏臺獄名與應劭之說合左傳昭四年夏啟有鈞臺之享注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啟享諸侯於此竹

書紀年亦云夏啟元年大饗諸侯于鈞臺均鈞文通地又同在陽翟既爲宴享之所不應與獄同名索隱蓋用獨斷之說恐有誤竹書亦言桀囚商侯履于夏臺北堂書鈔四十五引白虎通亦曰夏曰夏臺是夏臺之名史傳確可證而均臺他無文也

殷本紀紂囚西伯羑里集解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處正義牖一作羑音酉羑城在相州湯陰縣北九里紂囚西伯城也

禮記月令仲春三月命有司省囹圄注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釋文囹圄今之獄疏蔡云囹牢也圄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

說文囹獄也从口令聲錯曰囹㯝也㯝檻之名郎丁切段
注獄上當有囹圄二字幸部曰圉囹所以拘罪人蓋許作
囹圉與他書囹圄不同也王筠曰此不言囹圄者蓋囹之
一字即爲名也月令省囹圄蔡氏章句囹牢也圄止也漢
書禮樂志囹圄空虛顏注囹獄也圄守也皆不連解囹圄
圄守之也从口吾聲韻會衆說文圄守也圉囹圄也禦
祀也今文囹爲囹圄字圉爲牧圉字禦爲守禦字經傳中
相承久矣王筠曰左傳圉伯嬴于轑陽而殺之即俗語所
謂看守也　圉囹圉所以拘辠人段注他書作囹圄者同
音相段圄者守之也其義別說文宋本作囹圄者非是蔡
邕云囹牢也圄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按蔡說
囹圄皆罪人所舍云皆則不必一地是以口部曰囹獄也
不連圉也桂馥曰釋言圉禁也郭云禁制秦詛楚文拘圉

共叔父經典通作圉圄圉聲相近禹貢朱圉漢書作朱圄顏注圄與圉同公羊傳衛孔圉左傳作圉王筠曰囹圄小徐本作囹圉許謂圉一名囹圉也聖主得賢臣頌昔者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圉空之隆此言圉者也月令省囹圄此言囹圄者也然亦有言囹圉者東方朔傳囹圉空虛是也桑圉之言禦也莊子其來不圉言禦諸外也囹圄則禦諸內也

北堂書鈔四十五 白虎通云周禮三王始有獄夏曰夏臺桀拘湯殷曰羑里周曰囹圄

公羊傳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寗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注因諸者齊放从鄒木也木放作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疏舊說云即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

玉篇囹圄獄也廣韻入語囹圄周獄名

華嚴經音義下囹圄謂周之獄名也

按月令疏所引崇精問乃鄭志之文其以囹圄爲秦獄名者以月令乃呂不韋所作也不韋纂此書召集當世儒生三代之制並歸甄錄不皆秦制以囹圄爲秦獄名他無據也諸書並以爲周獄名當是漢時舊說不得以圜土爲疑因諸齊獄他無可考

周禮秋官司圜注鄭司農云圜謂圜土也圜土謂獄城也今獄城圜司圜職中言凡圜土之刑人也以此知圜謂圜土也疏獄城圜者東方主規規主仁恩凡斷獄以仁恩求之故圜也

初學記獄第十一春秋元命包曰爲獄圜者象斗運合宋均注曰作獄圓者象斗運也

按圜土之制周仿於夏周禮云以圜土收教罷民是專爲罷民而設囹圄則爲通常之獄當分別言之鄭志以則有圜土遂疑囹圄非周獄名亦拘墟之見也圜之義疏語盡之象斗運合姑存古說可也

晏子內篇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尉繚子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

按此二事並單言圄者段氏謂不必一地其說是

說文非部陛牢也廣韻兩引同韻會引作陛牢謂之獄段注從之所以拘非也段注說从非之意陛省聲邊兮切玉篇陛方奚切陛牢也所以拘罪人也一切經音義三十陛牢方奚反

按御覽六百四十三引說文獄謂之牢當即陛牢謂之獄傳寫譌奪耳據韻會所引說文及元應書陛牢二字連文爲名易林失志懷憂如幽狴牢杜甫有事於南郊賦叢

棘圻而狴牢傾亦二字連文狴廣韻同陛法言狴犴使人有禮又以狴犴連言矣家語始誅篇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王肅注狴獄牢也一切經音義引家語狴作陛唐人沈佺期詩雩枉閉深狴又親游詩聖人觀天下幽裔動圜狴劉禹錫白太守詩朱戸非不崇我心如重狴此並單言狴者易林開牢闢門巡狩釋寃後漢書黨錮傳論幽深牢此單言牢者又詳下

史記天官書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集解孟康曰傳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名曰天理索隱樂汁圖云天理理貴人牢宋均曰以理牢獄也正義占明及其中有星此貴人下獄也　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索隱詩汜歷樞云賤人牢一曰天獄

又樂汁圖云連營賤人牢宋均以爲連營貫索也正義貫星九星在七公前一曰連索主法律禁暴彊故爲賤人牢也牢口一星爲門欲其開也占星悉見則獄事繁不見則刑務簡動搖則斧鉞用中虛則改元口開則有赦人主憂若閉口及星入牢中有自繫死者

晉書天文志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

按說文牛部牢閑也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帀引申之凡閑罪人者亦曰牢今則不義亡而牢獄專其名矣

左傳襄二十一年傳將歸死於尉氏注尉氏討姦之官疏歸死尉氏猶言歸死於司敗明尉氏主刑人故爲討姦之官周禮司寇之屬無尉氏之官蓋周室旣衰官名改易於時有此官耳其司敗亦非周禮之官名也漢書地理志陳

留郡尉氏注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爲邑師古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之官故爲族耳應說是也

按據小顏之說尉氏乃討姦之官故別有獄是時欒盈過周西鄙掠之故有此語然則尉氏者蓋巡徼姦宄之官也

越絕書吳獄庭周三里春申君所造

按黃歇封邑在吳故於吳造獄庭三里之大其訟獄繁多歟抑規模詳備歟無可考矣

北堂書鈔四十五 東方朔別傳云孝武皇帝時上行甘泉至長陵馳道中有蟲伏地而赤如生肝狀上召朔視之還曰怪哉上曰何謂也朔曰秦始皇拘繫無道悲哀之苦仰天歎曰怪哉感動皇天此憤氣之所生也故名之曰怪哉是

地必秦之獄也丞相按圖秦獄也

按憤氣生怪哉朔其譎諫乎然氣之所感實理之所有勿以別傳而疑之也

漢書宣紀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注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

按此長安獄通中都官言之不單指長安縣獄

神爵元年注漢儀注長安諸官獄三十六所張湯傳注漢儀注獄二十六所續漢書百官志廷尉卿本注曰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三輔黃圖長安城中有獄二十四所

按張湯傳及續志竝稱二十六所宣紀注云三十六所疑三字誤也黃圖言二十四與三書皆乖異至二十六

所之名已無可考茲就紀傳所見者具錄於左

宣紀曾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注如淳曰諸郡邸置獄也師古曰據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此蓋巫蠱獄繫收繫者衆故曾孫寄在郡邸獄

孝成趙后傳婢六人盡置暴室獄宣紀爲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注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曰薄室師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織作染練之署故謂之暴室取暴曬爲名耳或云薄室者薄亦暴也今俗語亦云薄曬蓋暴室職務既多因爲署獄主治其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本非獄名應說失之矣　續漢書百官志掖庭令一人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暴室丞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

按漢書百官公卿表有東織西織河平元年省東織更

名西織爲織室而無暴室許后傳言許廣爲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與廣漢同寺居顔注寺者掖庭之官舍是暴室屬掖庭表不具耳續志暴室屬掖庭尙仍西京舊制織室改屬御府令與掖庭各爲一署應劭謂舊時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郊廟之服續志考工令主織綬諸雜工平準令主練染作采色是織作染練各有官司㕥與暴室無涉趙后傳明言暴室獄宋貴人姊妹載送暴室見淸河孝王慶傳是本有獄也師古之注不知何據暴字續志不作薄司馬彪所據爲世祖後官必不誤應劭生東漢季年乃云今曰薄室或其時有書暴作薄者非官名已改也

成紀建始元年罷上林詔獄注師古曰漢舊儀云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屬水衡　伍被傳又僞爲左右

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注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

按上林詔獄以伍被傳證之其官則水司空也

蕭何傳乃下何廷尉械繫之

按廷尉有獄漢時大臣多下廷尉如周勃傳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周亞夫傳召詣廷尉趙廣漢傳下廣漢廷尉獄王章傳果下廷尉獄皆是杜周傳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又云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是凡下廷尉者並謂之詔獄而廷尉之獄又別于中都官諸獄之外似不在二十六所之數

竇嬰傳劾繫都司空百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注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賈誼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漢舊儀司空詔獄治列侯二千石屬宗正

按伍被傳言左右都司空詔獄是當日宗正有二獄矣

表無左右字嬰之繫都司空以其爲列侯也

灌夫傳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百官公卿表少府

屬官有居室令丞太初元年更名爲保宮蘇武傳陵始降

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

按居室署名保宮卽居室更名也

劉輔傳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注師古曰漢書

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爲之主理婦人女官也　外戚

高祖呂后傳爲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孝惠張后傳

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迺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

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所爲太后聞而患之恐其

作亂迺幽之永巷　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永巷令丞

太初元年更名爲掖庭

按永巷掖庭一獄也孝成趙后傳有掖庭獄丞籍武

劉輔傳上迺徙繫輔共工獄注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

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　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考工

室太初元年更名爲考工

按考工何時又更名共工未詳

張湯傳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

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注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

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事

見百官表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

所也　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導官令丞

按導官無獄蘇據漢儀注爲說似導官不在二十六所

之內其書已亡今無可考惟謁居事下廷尉其弟則繫

導官湯爲御史大夫而治它囚導官所囚既非一人亦

不備廷尉之囚若本無獄不應繫者之多並不論何署
之囚皆可於此署繫之師古權寄之說未必然也
王商傳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注孟康曰若盧獄
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　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若
盧令丞注服虔曰若盧詔獄也鄧展曰舊洛陽兩獄一名
若盧主受親戚婦女如淳曰若盧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
若盧郎中二十八人主弩射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
將相大臣　王吉傳補若盧右丞
按若盧獄主治將相大臣故張匡請召商詣若盧也若
盧亦二十六所之一以漢獄通名若盧者非是
王嘉傳縛嘉載都船詔獄百官公卿表中尉屬官有寺互
都船令丞注如淳曰漢儀注有寺互都船獄令治水官也
按寺互都船二署也當各有獄王溫舒爲中尉姦猾窮

治大氐盡靡爛獄中見温舒傳當即用此二獄

東方朔傳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百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內官長丞

按昭平君乃隆慮公主子故繫於內官

百官公卿表典客屬官有別火令丞注如淳曰漢儀注別火獄令官主治改火之爭

漢舊儀太子家令獄太子官屬太子太傅也

漢舊儀未央廐獄主理大廐三署郎屬太僕光祿勳

按此條見初學記十二唐類函引大廐作六廄百官公卿表太僕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是大字不誤太僕所屬廐不止六也主理北堂書鈔作主治當爲漢舊儀原文徐避唐諱也大廐屬太僕三署郎屬光祿勳北堂書鈔無光祿勳奪文也以上三獄他未見

劉向傳章充公車人滿北軍注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

按此北軍自有獄

漢舊儀東市獄屬京兆尹西市獄屬左馮翊百官公卿表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丞左馮翊屬官有長安四市長丞

按此官屬於京兆尹左馮翊而自爲市獄有市官主之

北堂書鈔四十五 振賁獄漢書云賁於治水舊本作火事屬水衡尉也

按百官公卿表水衡都尉屬官無振賁之文此條當有譌奪

賈誼傳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注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絜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別有獄也　爰盎傳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請室史記作清室集解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

按賈誼所言乃古制非漢制也周勃傳言下廷尉亦無請室之文然則請室當如應劭之說漢官有請室令不言別有獄蘇林之說恐非

二十六所之名曰郡邸曰暴室曰上林曰左右都司空曰居室即保宮曰京兆尹曰掖庭即永巷曰共工曰導官曰

若盧曰都船曰寺互曰內官曰別火曰太子家令曰未央廐曰北軍曰東市曰西市可考者凡十九廷尉詔獄不在此數北堂書鈔振貰獄疑不能明亦不數請室則非漢獄名

張敞傳爲京兆尹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

按敞時爲京兆尹此獄當爲京兆之獄不在中都官獄之數其東西市獄雖分屬於京兆尹左馮翊自有市官主之或仍爲中都官也

尹賞傳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

至脩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辟甋甎也郭謂四周之內也以大石覆其口名曰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里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輛分行收捕皆劾以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師古曰楬杙也椓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楬音竭百日後迺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師古曰死謂尸也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按此長安縣獄也當亦不在中都官獄之數三輔與中都官史每分別言之如中都官徒三輔徒不相混也

漢官儀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

按縣道皆有獄有獄必有官以主之獄司空其官也乃百官公卿表及續志並無此名僅見於應劭之書未詳其故

義縱傳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

嚴延年傳還爲涿郡太守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

按觀此二傳郡亦有獄史不其也

曹參傳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注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爲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爲本不欲擾其末也

按參以清靜爲治故以勿擾相告實則勿擾之端所包者廣昏暴擾也明察亦擾也殘刻擾也繁碎亦擾也惟善體感格之意使人人入于化導之中斯一獄也而政本基焉後世知此意者鮮矣

賈誼傳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

賜之死可也減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諸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

周勃傳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牘背示之云

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

周亞夫傳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韓安國傳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

郅都傳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

謝上而都禁吏勿與魏其侯使人閒予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

王温舒傳温舒多諂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請下戸之猾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氐盡靡爛獄中

司馬遷報任安書大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

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貴乎

按漢代獄中情狀大氐盡於此數事矣臨江王以故太子迫而自殺周勃周亞夫以丞相之貴見辱於獄吏以貴寵體貌之大臣小吏得施其詈罵榜笞積威之漸子長言之可云痛心後之論獄者其亦有哀矜之意乎

續漢書百官志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世祖中興皆省唯廷尉及雒陽有詔獄

按世祖省併官寺獄存二所而時無廢事因由天下初平亦政治清明之效

後漢書和紀永元六年秋七月京師旱丁巳幸洛陽寺寺官舍也錄囚徒舉冤獄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

皆左降末及還宮而澍雨

按不幸廷尉而但幸洛陽寺殆尋常獄訟皆歸洛陽不之廷尉也

九年十二月己丑復置若盧獄官前書曰若盧屬少府漢舊儀曰主鞫將相大臣也

按是時將相大臣之獄亦不常見此殆尋常訟獄漸多洛陽一獄不能容故復置一獄以處囚徒非爲將相大臣設也觀於鄧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可見

安紀永初二年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賜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屬以下各有差

按觀賜河南尹廷尉卿云云洛陽寺屬河南尹若盧屬廷尉故皆獲賜也六年五月則但幸洛陽寺不至若盧或其時若盧囚少之故

千乘貞王伉傳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欲鈔
徵書而中常侍鄭颯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悝
交通王甫司察以爲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熹平元年
遂收颯送北寺獄注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即
若盧獄也　范滂傳滂坐繫黃門北寺獄　向栩傳中常
侍張讓讒詡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按滂傳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辯詰北寺屬黃門故
中常侍主其事也鄭颯宦官故亦送北寺孟康謂北寺
即若盧若盧在西京原屬少府建武中省永元中復置
是否仍屬少府史無明文安紀錄囚之賜有廷尉而無
少府似未必仍屬少府鄧展又謂洛陽兩獄一名若盧
似又屬河南尹矣北寺若盧實非一獄後書竇武傳自
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以北寺與若盧並言此

其證也宋張方平上論謂漢有亂政而立黃門北寺之
獄若盧復置於和帝時漢政尚清明蓋亦以黃門北寺
自爲一獄由于黨事之起也桓紀延熹八年十一月壬
子德陽殿西閤黃門北寺火延及廣義神虎門注廣義
神虎洛陽宮西門也順紀注漢官儀曰崇賢門內德陽
殿北寺與德陽殿同火是其署亦在宮門之內
續志廷尉卿注漢官曰獄史二十七人佐二十六人
魯恭傳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注仁恕掾主獄屬河南尹
見漢官儀續志注漢官曰河南尹員吏案獄仁恕三人
續志注漢官曰雒陽令獄史五十六人佐史鄉佐七十七
人
後書竇武傳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
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注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都內

令丞屬大司農

按都內獄惟見此傳續百官志大司農屬官亦無都內之名疑西京本有此獄後廢是時復設若盧乃其比也

三國志蜀志劉焉傳注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爲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鎖械於郿塢爲陰獄以繫之

按陰獄殆與尋常之制不同其制不可考董卓暴虐無道必殘酷之事

晉書武紀泰始四年十二月帝臨聽訟觀錄廷尉洛陽獄囚親平決焉

按此晉初京師惟有二獄

太康五年六月初置黃沙獄　職官志晉置治書侍御史員四人泰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治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

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治之後并河南遂省黃沙治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治書侍御史二員　高光傳是時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因以光歷世明法用爲黃沙御史　劉頌傳中正劉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

按黃沙獄志言泰始四年晉紀言太康五年玩志語黃沙御史太康中已省紀志不同高光爲黃沙御史當是初置獄時光傳一本作長沙者誤劉友作黃沙御史不知在何年

職官志太子家令主刑獄穀貨飲食　縣有獄小史獄門亭長等員

御覽六百四十三　晉令曰獄屋皆當完固厚其草蓐家人饋餉獄卒爲溫煖傳致去家遠無餉饋者悉給廩獄卒作食寒者與食疾者給醫藥

按舊本北堂書鈔四十五葉下有功無令漏逕五字

初學記二十衞展陳諺言表諺言廷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此諺之起死生之出於此法獄也

按晉世諺語如此今則此風猶未替古今一轍言之可慨

南齊書到撝傳撝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撝罪付廷尉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百官志少府屬官有左右尚方令各一人

按南齊時尚方蓋有獄故撝先繫廷尉而後尚方也

王僧虔傳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因僧虔上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冤報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

覩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無怨上納其言

按上湯殺囚殘酷已極當時郡縣之不仁乃至如是乎後來獄吏殺囚之事仍所不免宋世岳忠武之死亦出于獄吏之手哀哉

梁書武紀天監五年夏四月甲寅初立詔獄詔建康縣置三官與廷尉三官分掌獄事號建康爲南獄廷尉爲北獄

隋志梁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共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者與尚書參共錄之

按自建武省中都官獄但留廷尉及洛陽二所自是遵以爲法梁武廷尉建康二所亦其制也丹陽尹參錄建康獄囚可以見丹陽尹不別設獄矣

陳氏一用梁法廷尉寺爲北獄建康縣爲南獄竝置正監評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

三公錄寃局令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冶署理察囚徒寃枉

魏書孝文紀延興三年九月已亥詔囚罪未分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公給衣衾棺櫝葬埋之不得暴露

太和四年四月乙卯幸廷尉籍坊二獄引見諸囚詔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仗獄官之稱其任也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衆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九月戊子詔曰隆寒雪降諸在徽纆及轉輸在都或有凍餒朕用愍焉可遣侍臣詣廷尉獄及有囚之所周巡省察饑寒者給以衣食桎梏者代以輕鎖

孝明紀熙平二年正月庚寅詔囹圄皆令造屋

按元魏京師亦止二獄

唐志凡州縣皆有獄而京兆河南獄治京師其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又有大理獄諸獄之長官五日一慮囚夏置漿飲月一沐之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械其家一人入侍職事散官三品以上婦女子孫二人入侍歲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閱獄囚杻校糧餉治不如法者

唐六典凡京都大理寺京兆河南府長安萬年河南洛陽縣咸置獄其餘臺省寺監衞皆不置獄

按唐代京兆河南府皆有獄長安萬年又皆有獄京師之獄視六朝時爲多

舊唐書刑法志長壽年周興來俊臣等相次受制推究大獄乃於都城麗景門內別置推事使院時人謂之新開獄

通考十一百六十六又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人戲呼爲例竟門

按例竟之名可云慘極則天淫虐固不可以常理諭也

宋志開寶二年五月帝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繫之苦乃下手詔兩京諸州令長吏督獄掾五日一檢視洒埽獄戶洗滌杻械貧不能自存者給飲食病給醫藥輕繫即時決遣毋淹滯自是每仲夏申飭官吏歲以爲常

宋志官司之獄在開封有府司左右軍巡院在諸司有殿前馬步軍司及四排岸外則三京府司左右軍巡院諸州軍院司理院下至諸州皆有獄諸獄皆置樓牖設漿鋪席時具沐浴食令溫煖寒則給薪炭衣物暑則五日一滌枷杻郡縣則所職之官躬行檢視獄敝則修之使固神宗即位初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多瘐死深惟獄吏並緣爲姦檢視不明使吾元元橫罹其害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其具爲令應諸州

軍巡司院所禁罪人一歲在獄病死及二人五縣以上州歲死三人開封府司軍巡歲死七人推吏獄卒皆杖六十增一人則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典獄官如推獄經兩犯即坐從違制提點刑獄歲終會死者之數上之中書檢察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更黜責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元豐元年詔曰大理有獄尚矣今中都官有所劾治皆寓繫開封諸獄囚既猥多難於隔訊盛夏疾疫傳致瘐死或主者異見歲時不決朕甚愍焉其復大理獄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專主鞫訊檢法官二人主簿一人應三司諸寺監吏犯杖笞不俟追究者聽即決餘悉送大理獄其應奏者並令刑部審刑院詳斷應天下奏按亦上之元祐三年罷大理寺獄初大理置獄本以囚繫淹滯俾獄事有所統而大理卿崔台符等不能奉承德意雖士大夫若

命婦獄辭小有連逮輒捕繫凡邏者所探報即下之獄傳會鍛鍊無不誣服至是台符等皆得罪獄遂罷八年中書省言昨詔內外歲終具諸獄囚死之數而諸路所上遂以禁繫二十而死一者不具即歲繫二百人許以十人獄死恐州縣弛意獄事甚非欽恤之意詔刑部自今不許輒分禁繫之數紹聖三年復置大理寺右治獄官屬視元豐員仍增置司直一員

按哲宗紀紹聖二年秋七月詔大理寺復置右治獄職官志亦在二年刑法志作三年恐有誤宋初大理寺讞天下奏案而不治獄神宗始命官起寺元祐罷之紹聖復自是大理終有獄矣

初真宗時以京師刑獄多滯冤置糾察司而御史臺獄亦移報之　初羣臣犯法體大者多下御史臺獄小則開封

府大理寺鞫治焉

按宋史御史臺有獄蘇軾有以事繫御史臺獄詩臺獄亦不設獄官故職官志不詳僅見於刑法志後金元明皆因之

哲紀紹聖四年四月丁亥令諸獄置氣樓涼窗設漿飲薦席枷械五日一浣繫囚以時沐浴遇寒給薪炭

章惇傳又以文及甫誣語書道蔡渭使告劉摯梁燾有逆謀起同文館獄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窮治欲覆諸人家

按通鑑輯覽書此事于元符元年置獄于同文館蓋同文館本無獄特于館中治此獄其人即繫于此偶然行之故亦不他見

通考一百六十七高宗中興著令暑月每五日一濯枷杻禁囚因得少休刑寺遇浣濯之日輪官一員躬親監視州縣獄

犴不得輒爲非法之具違者論如律　紹興十年詔諸獄
並一更三點下鎖五更五點開鎖定牢違者杖八十獄官
令佐不親臨及縣令輒分輪餘官並徒一年知通監司覺
察按劾著爲令
理宗紀紹定二年三月辛卯詔郡縣繫囚多瘐死獄中憲
司其具獄官姓名以聞黜罷之
宋胡太初晝簾緒論治獄篇刑獄重事犴狴惡地也人一
入其中大者死小者流又小者亦杖竄有白出之理脫或
差誤胥吏奚恤其咎必屬之令縱可逃陽罰亦必損陰德
詎可不致謹哉一曰禁繫必審二曰鞫視必親三曰牆壁
必完四曰饑寒必究五曰疾病必察六曰疑似必辨七曰
出入必防令每有私忿怒輒置人於圄兩爭追會未圓亦
且押在佐廳亦時有遺至者謂之寄收長官多事漫不暇

省遂致因循淹延不知一人坐獄囹圄戶抱憂飽煖失時疾
病傳染殆有甚可慮之事而又有合共處不合共處者蓋
兩爭若使異牢則有賂者可使獄吏傳狀稿通信而無賂
者必被其害孰若使之共處可以互相察視乎健訟之徒
樂入囹圄因得以唆教獄辭變亂情節孰若別處一牢而
使之不得與餘囚相近乎羸老之人必察其無疾病或致
沈重徒見費力婦人女子必察其有無娠孕脫有墮墜無
以自明此所以禁繫之不可不審也在法鞫勘必長官親
臨今也令多憚煩率令獄吏自行審問但視成款僉署便
爲一定甚至有獄因不得一見知縣之面者不知吏逼求
賄賂視多寡爲曲直非法拷打何罪不招令合成約推款
不得自行訊鞫公事無大小必令躬自喚上詰問再三頑
狡不伏盡情然後量施笞榜周官有五聽之法亦有獄情

難測不可專事箠楚也在法一更三點長官親自定牢令也聽政無暇則委佐官飲酒相妨則委典押不知脫有逃逸咎將誰執況吏輩受賂則雖重囚亦與釋放安寢無賂則雖散禁亦必加之縲紲最不可不躬自檢察昔熊子復宰暨陽日間不時遍獄點視夜則置一鈴其索直達寢所夜半掣鈴獄卒應喏否則必罰由是並無不測之虞最為可法此所以鞫視之不可不親也今在在州縣獄多有頹牆敗壁不甚完固者固當亟加整葺然重囚姦態萬狀尤宜深防每有獄吏受重囚賂放其自便日間因以飲水為名將水濺壁浸漬泥鬆夜深則鑽壁踰牆倏然而遁吏卒睡熟無由知覺泊覺則追之已無及矣此最利害今當將最罪囚輕重重者勿使處近壁之匣牆之上必加以芙壁之內必夾以板每五日一次躬自巡行相視有不完處隨

加修補戒飭吏卒每夜不可止留一人值更須要每更輪流兩三人明燭巡視諸牢次早令出廳先詣獄點名然後僉押文字日以爲常牆壁之當完者如此獄囚合給糧食自當於經費支破有因縣道匱乏之而責諸吏者不知官給尚欲減尅而可使吏供輸乎寧節他費此費不可節也人當日給米二升鹽菜錢十二文朝巳晚申立定程式獄子聲喏報覆令躬點視然後傳入其有家自送飯者當即傳與仍點檢夾帶毒藥刀仗銅鐵器皿文字之屬春夏天氣蒸鬱須與疏其窗牖滌其穢汙使不至卑溼臭渫致興疫癘如稍向寒便當棚飾戶牖支給絲炭使各得溫煖和適可免疾患饑寒之當究者如此不幸獄囚有以疾病告者將柰何哉曰此不可不察也有實病而吏不以告者有未嘗病而吏誣以告者蓋吏視囚猶犬豕不甚經意初有小

病不加審詰必待困重方以聞官甚至死而後告者若有貲之囚吏則令其詐病巧爲敷說以覬責出漸爲免脫之地此令所當深察責在推司日具有無疾病中令於點視之際又自躬加審察如以病告者且與召醫治療日申增減其甚困頓不可支者然後責令親屬保識前去若必待病重方始聞官者推吏必寘於罰不然萬一死者接踵憲司歲計人多令能免咎乎又不幸獄情有疑似而難明者將柰何乎曰此不可不辨也世固有畏懼監繫覬欲早出而妄自誣伏者矣又有吏務速了强加拷訊逼令招認者矣亦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爲然者矣不知監繫最不可泛及拷訊最不可妄加而臆度之見最不可恃以爲是也史傳所載耳目所知以疑似受枉而死而流而伏辜者何可勝數諺曰捉賊須捉贓

捉姦須捉雙此雖俚言極爲有道故凡罪囚供款必須事事著實方可憑信不然萬一逼人於罪使無辜者受枉罰令得無憾於心乃若獄門出入之禁其責專在當日推司監牢嚴行拘督應當日而拋離不到者有罰吏卒非係在獄而輒入者有罰令自點察之外許人告訐罪人水火茶飯各須有人監臨事畢卽入元處不得放令閒散逐牢內門無故不得輒開若家屬傳送茶飯不得私令與囚相見吏卒亦不得因而與之傳遞信息漏洩獄情此皆所當深致其防者也夫縣獄與州郡不同州郡專設一官故防閑曲盡縣令期會促迫財賦煎熬於獄事每不暇詳謹罪之小者縣得自行決遣罪之大者雖必申州而州家亦惟視縣款爲之憑據則縣獄豈不甚重而令之責任豈容不曲盡其心哉故愚於此反覆諄複不嫌於贅

按此篇言獄事可云詳且盡矣獄之弊防不勝防獄之治也不易以州縣兼理事簡者或能兼顧事繁者力有未逮此必然之勢惟設專官以專理之庶有責成乎元代多設專官其制爲勝於古至今遵行之

遼志穆宗應歷十六年京師置百尺牢以處繫囚蓋其即位未久惑女巫肖古之言取人膽合延年藥故殺人頗衆後悟其詐以鳴鏑叢射騎踐殺之

按此非尋常之獄

金志其獄則掘地深廣數丈爲之

大定十一年詔諭有司曰應司獄廨舍須近獄安置囚禁之事常親提控其獄卒必選年深而信實者輪直

金御史臺有獄諸節鎮節度使有獄（並詳獄官）

按金御史臺有獄因於宋也其官有獄丞而大理寺無

官蓋不設獄矣金節鎮亦設獄此異於宋者

元刑部御史臺並有獄詳官獄

按元代不設大理寺故獄設於刑部古制之變自元始明遂因之其御史臺設獄則沿宋金之制

元史百官志大都路兵馬都指揮使司獄司凡三一置於大都路一置於北城兵馬司通領南城兵馬司獄事皇慶元年以兩司異禁遂分置一司於南城

元志職制門諸郡縣佐貳及幕官每月分番提牢三日一親臨點視其有枉禁及淹延者卽舉問月終則具囚數牒次官其在上都囚禁從留守司提之　諸南北兵馬司每月分番提牢仍令提控案牒兼掌囚禁　諸鹽運司監收鹽徒每月佐貳官分番董視與有司同

按分番提牢是其時獄無專官也惟南北兵馬有司獄

司何以亦分番提牢未詳其故

又恤刑門諸獄囚必輕重異處男女異室毋或參雜司獄致其慎獄卒去其虐提牢官盡其誠　諸在禁囚徒無親屬供給或有親屬而貧不能給者日給倉米一升三升之中給粟一升以食有疾者凡油炭席薦之屬各以時具其饑寒而衣糧不繼疾患而醫療不時致非理死損者坐有司罪　諸各處司獄司看守囚徒夜支清油一斤　諸路府州縣但停囚去處於鼠耗糧內放支囚糧　諸在禁無家屬囚徒歲十二月至于正月給羊皮爲披蓋袴襪及薪草爲煖匣熿炕之用　諸獄醫囚之司命必試而後用之若有弗稱坐掌醫及提調官之罪　諸獄囚病至二分申報漸增至九分爲死證若以重爲輕以急爲緩誤傷人命者究之　諸獄囚有病主司驗實給醫藥病重者去枷杻

杻聽家人入侍職事散官五品以上聽二人入侍犯惡逆以上及强盜至死奴婢殺主者給醫藥而已　諸有司在禁囚徒饑寒衣食不時病不督醫看候不脫枷杻不令親人入侍一歲之內死至十人以上者正官笞二十七次官三十七還職首領官四十七罷職別敘記過

按元於通制內特立恤刑一門頗爲周至大抵立法者無不規其善所患用法者多違之耳

明刑部都察院並有獄官詳獄

按明刑部都察院並有獄都察院即御史臺承元制也大理寺掌審讞平反凡刑部都察院五軍斷事官所推問獄訟皆移案牘引囚徒詣寺詳讞其職但主覆審故無獄

順天府應天府各府州縣並有獄官詳獄

刑法志洪武十七年建三法司於太平門外鍾山之陰命曰貫城下敕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邪私故獄無囚人貫內空中有星或數枚者即刑繁刑官非其人有星而明爲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爾諸司其各愼乃事法天道行之令貫索中虛庶不負朕肇建之意

嘉靖六年給事中周琊言比者獄吏苛刻犯無輕重概加幽繫案無新故動引歲時意喻色授之閒論奏未成囚骨已糜又況偏州下邑督察不及姦吏悍卒倚獄爲市或扼其飲食以困之或徙之穢溷以苦之備諸痛楚十不一生臣觀律令所載凡逮繫囚犯老疾必散收輕重以類分枷杻薦席必以時飭涼漿煖匣必以時備無家者給之衣服有疾者予之醫藥淹禁有科疏決有詔此祖宗良法美意

宜敕臣下同爲奉行凡逮繫日月并已竟未竟疾病死亡者名載文冊中報長吏較其結竟之遲速病故之多寡以爲功罪而黜陟之帝深然其言

獄囚貧不自給者洪武十五年定制人給米日一升二十四年革去正統二年以侍郎何文淵言詔如舊且令有贓罰敝衣得分給成化十二年令有司買藥餌送部又廣設惠民藥局療治囚人至正德十四年囚犯煤油藥料皆設額銀定數嘉靖六年以運炭等有力罪囚折色糴米上本部倉每年約五百石乃停收歲各給棉衣袴各一事提牢主事驗給之

東廠之設始於成祖錦衣衛之獄太祖嘗用之後已禁止其復用亦自永樂時廠與衛相倚故言者並稱廠衛

錦衣衛獄者世所稱詔獄也古者獄訟掌於司寇而已漢

武帝始置詔獄二十六所歷代因革不常五代唐明宗設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乃天子自將之名至漢有侍御司獄凡大事皆決焉明錦衣衛獄近之幽縶慘酷害無甚於此者太祖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繫獄中數更大獄多所斷治所誅殺為多後悉焚衛刑具以囚送刑部審理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大小咸經法司成祖幸紀綱令治錦衣親兵復典詔獄綱遂用其黨莊敬袁江王兼李春等緣借作姦數百千端久之族綱而錦衣典詔獄如故廢洪武詔不用矣

鎮撫司職理獄訟初止立一司與外衛等洪武十五年添設北司而以軍匠諸職掌屬之南鎮撫司於是北司專理詔獄

初衛獄附衛治至門達掌問刑又於城西設獄舍拘繫狼

籍違敗用御史呂洪言毀之

按前明衞獄以聽斷之權授諸武夫而又與奄豎相倚其寃慘何可勝言洵一代之秕政爲古今所無者斯禍之延實由成祖

明會典凡提牢刑部每月劄委主事一員接管先五日舊提牢官將提牢須知封送接管官看閱至日將囚數并一應煤米等項文冊呈堂查驗批發新提牢官管理除朔望日陞堂及有事稟堂外餘日不得擅出專一點說獄囚關防出入提督司獄司官吏鈐轄獄卒晝夜巡邏稽查收支月糧煤油修理獄具什物查理病囚醫藥禁革獄中一應弊端每日仍會同巡風官點視封監　凡各府司獄專管囚禁如有寃濫許令檢舉申明如本府不准直申憲司各衙門不許差占府州縣牢獄仍委佐貳官一員提調其男

女罪囚須要各另監禁司獄官常切點視州縣無司獄去
處提牢官點視若獄囚患病即申提牢官驗實給藥治療
除死罪枷杻外其餘徒流杖罪囚人病重者開疎枷杻令
親人入視笞罪以下保管在外醫治病痊依律斷決如事
未完者復收入禁即與歸結

洪武元年令禁繫囚徒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廢疾散收
輕重不許混雜枷杻常須洗滌席薦常須鋪置冬設煖匣
夏備涼漿無家屬者日給倉米一升各給綿衣一件夜給
燈油病給醫藥並令於本處有司係官錢糧內支破獄司
預期申明關給毋致缺誤有官者犯私罪除死罪外徒流
鎖收杖以下皆散收司獄常切拘鈐獄卒不得苦楚囚人
提牢官不時點視違者禁子嚴行斷罪獄官申達上司究
治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刑部見問囚人設置司獄司監禁每月山東司案呈差委主事一員躬親提調一應牢獄各部每夜又各委官各點本部囚數應押而押應枷杻而枷杻應鎖鐐而鎖鐐將監門牢固封鎖其總提牢官將鎖匙拘收齊付司獄輪撥獄卒直更提鈴至天明各提牢官將監門鎖封看訖付司獄於總提牢官處關領鎖匙眼同開鎖照依各部取囚勘合內名數點放出監各該獄卒管押赴部問畢隨即押回收監頃刻不得擅離左右務要內情不得外出外情不得內入使人知幽囚困苦之狀以頓挫其頑心又行提督司獄人等常加潔淨不致刑具顛倒獄囚飯食以時接遞毋得作弊刁蹬其有寃抑不伸及淹禁日久不與決者提牢官審察明白呈堂整治

成祖永樂元年按月劄委主事一員提調牢獄每月公同

本部巡風官點視寺監督令司獄人等嚴謹巡守至明查照各司取囚票帖判送司獄司點付皁隸押至該司問畢送監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題准凡撫按審錄重囚已經奉有決單者悉照京師會官熱審事例不必再拘干證先查始末文卷止將見禁囚犯送審除情眞外如果情罪的可矜疑者卽爲奏請定奪若有異詞相應再問者案行守巡道轉委府州縣正官或推官就近拘取原證再審明確務與立限速完不許動延時月若原證年遠不存卽便明白聲說不許混提家屬各府州縣問官不許轉批首領等官以滋繫擾各該干證只暫候不許一槩混監撫按守巡官嚴加禁約違者參奏處治

明律捕亡門獄囚脫監及反獄在逃纂注由門而逃曰脫

監踰牆而逃曰越獄

按古者獄無監名稱獄爲監蓋自明律始今則通稱爲監矣漢書王尊傳署守屬監獄師古曰署爲守屬令監獄主囚也是監者監察之義而獄之名監卽原於此南史扶桑傳扶桑國法有南北獄若有犯輕罪者入南獄重罪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放北獄

獄考終

刑具考一卷

梏拲桎

王制屏之四方注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釋文有宅王肅注尙書如字鄭音知嫁反懲艾也疏虞書舜典文鄭注云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拲二校勘記曰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二作三盧文弨云按梏二拲二與桎一是五種從宋本是江聲曰五種之器而以桎一梏二拲三當之爲數不符案掌囚上辠梏拲而桎中辠桎梏下辠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蓋梏拲而桎一也桎梏二也梏三也拲四也桎五也

按古者梏拲之制不傳如云梏二拲二必一名而有二制無以證之江說亦有見故備錄之

易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釋文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廣雅云杻謂之梏械謂之桎杻音丑

按五經言刑具始此

周禮秋官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注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鄭司農云拲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木也元謂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釋文張揖云參著曰梏偏著曰桎說文云梏手械也所以告天桎足械也所以質地拲劉云三家姜奉反一家居辱反漢書音義韋昭音拱云兩手共一木曰拲兩手各一木曰梏疏此謂五刑罪人古者五刑不入圜土故使身居三木掌囚守之此一經所云五刑之人

三木之囚輕重著之極重者三木俱著次者二下者一王之同族及有爵縱重罪亦著一而已以其尊之故也先鄭云拲者兩手共一木也者於義爲是以其拲字共下著手又與梏共文故知兩手共一木以桎與梏同在手則不可故後鄭不從而謂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此無正文直以先言梏後言桎故知義然

大司寇桎梏而坐諸嘉石注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疏鄭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知者無正文見掌囚云上罪梏拲而桎拲謂兩手共一木梏與拲連言故知梏在手桎在足也廣雅云手間之梏械足間之桎械亦是手曰梏足曰桎易志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元吉注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

梏於足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荅曰牛無手故以足言之

按內饔疏引鄭荅泠剛木在手足梏牛無手以前足當之禮記月令疏引泠剛問云牛四足何以稱梏鄭荅云牛無手前足施梏也與此所引詞稍異而意並同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去桎梏注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釋文桎今械也梏今杻也

左傳莊三十年鬥射師諫則執而梏之杜注足曰桎手曰梏

呂氏春秋孟秋紀具桎梏注桎梏謂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士容篇桎其後足注桎械也著足曰桎著手曰梏

淮南時則訓仲春之月去桎梏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漢書刑法志凡囚上罪梏拲而桎注師古曰械在手曰梏

在足曰桎
後漢書鍾離意傳意遂於道解徒桎梏章懷太子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
玉篇在手曰梏在足曰桎廣韵在足曰桎梏手械紂所作也
左傳襄六年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杜注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
列子楊朱篇重囚纍梏注梏手械也
王安石周官新義梏在脰桎在足拲在手左傳子蕩以弓梏華弱於朝則梏在脰明矣
劉氏敞曰梏者校也在頭曰梏謂之梏者以其在首猶牛馬梏者
按在手曰梏在足曰桎唐以前無異說此自古相傳其

說有所援受者也安石獨爲異取左傳爲證杜注固云
貫其頸若械之在首是不足爲在脰之證也劉氏謂在
首猶牛馬梏說亦未允易童牛之梏九家作告說文告
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易曰僮牛之告許用九家
說虞翻云坤爲牛告謂以木楅其角大畜畜物之家惡
其觸害艮爲手爲小木巽爲繩繩縛小木橫著牛角故
曰童牛之告說文衡牛觸橫大木其角楅以木有所畐
束也詹頸夏而楅衡傳楅橫設牛角以楅之也周禮封
人設其楅衡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
然則楅衡者牛馬之梏與梏人之梏意亦相通而其形
狀則絕不相同亦不足爲在首之證也鄭氏謂施梏於
前足此鄭易作梏與許異王弼本作梏梏說文牛馬牢
也周書曰今惟牿牛馬與易義異王弼注云能止健初

距不以角是其意亦與許同其字不當从梏也

御覽六百四十四 晉令死罪二械加拲手

又趙書後石率精騎五千襲邵續一戰生擒續於青上鉗頸拲手於襄國青陽城門頓首稱囚

按拲之名晉時尚存但加一手字耳陳律亦有拲手蓋南朝此名未廢

隋書刑法志陳律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壺手

按通典通考引壺作拲注云拲音拱兩手曰拲

北周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拲而殺之市

按梏桎之名秦漢以下不詳拲之名尚見南朝北周復古三者皆仍古名隋以後則鮮見矣

御覽六百四十四 風俗通曰桎實也言其下垂至地然後吐情

首實

按今風俗通逸此文下垂至地盡以其在足也詩抑有覺德行禮記緇衣引作有梏德行然則梏之言覺也將以覺寤之也

一切經音義六十蒼頡篇偏著曰桎參著曰梏

按此與掌囚釋文所引張揖之說同與許鄭諸家之說異

山海經海內西經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梏猶繫縛也古沃切桎其右足桎械也反縛兩手與髮并髮合縛之也繫之山上木注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跣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者多以爲是其尸象非眞體也意者以靈怪變化論難以理測

物稟異氣出於不然郝疏云不當爲自字之譌不可以常運推不可以
近數揆矣

按反縛桎足之說釋義以爲終屬荒唐固也而桎梏之
名其來甚古可藉以證之

大荒南經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
弃其桎梏注蚩尤爲黃帝所得械而殺之已摘弃其械化
而爲樹也

按此與上條同屬荒唐而此稍爲近理至其時之後先
可不必論也但存古說可矣

新書君道篇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不諂已者杖而梏之文
王桎梏於羑里七年而後免

按廣韵云紂作梏然以前一二事觀之恐非昉始於紂

杻

說文杽械也从木手段注械當作梏字从木手則爲手械無疑也杽杻古今字　玉篇杻敕九切械也杽同廣韵杻敕九切杻械杽古文　廣雅釋宮杽謂之梏王氏疏證杽之言紐也紐束也後漢書蔡邕傳抱鉗杻徙幽裔杻與杽同梏之言鞠也急繫之名也漢書刑法志當鞠繫者頌繫之顏師古注云頌讀曰容謂寬容之不桎梏是也

隋志梁律囚有械杻升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爲定制　陳律立測者著兩械及杻上垛　北魏有杻有扃

杻詳枷　北齊流罪已上加杻械

唐書刑法志杻校鉗鎖皆有長短廣狹之制量囚輕重用之唐律疏議二十九　獄官令禁囚死罪枷杻婦人及流以下去杻其杖罪散禁

按杻本手械之名其後凡械皆以杻名之唐志但有杻

名該梏拲桎三者而言蓋其時梏拲桎之名已不行此古今稱名之異也杻乃木名手械之字本作杽杻行而杽廢矣

明律獄具圖杻長一尺八寸厚一寸以乾木爲之男子犯死罪者用杻犯流罪以下及婦人犯死罪者不用

械

說文械桎梏也从木戒聲一曰械器之總名一曰持也一曰有所盛曰器無所盛曰械

按趙注孟子曰器械之總名禮記音義引郭璞三蒼解詁同而許以桎梏居先者御覽六百四十四引風俗通曰械戒所以警戒使爲善也此從戒之義故許先之也一曰持也文選長笛賦注引作治也王筠曰此句當在桎梏也句下謂械一名治也列女傳臧孫母曰吾子拘有木

治矣御覽引而說之曰木治梏也

盜械

漢惠紀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注如淳曰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師古曰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

山海經海內經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注貳負臣危之類

按詩巧言君子信盜毛傳盜逃也疏云風俗通亦云盜逃也是盜逃乃古義如說不誤御覽六百四十四應劭曰盜械恐其亡故著械不謂盜竊乃械也師古不取如說而不爲盜字作解疏矣貳負事前詳桎足反縛不云盜械反

縛盜械者相顧之尸非相枷相枷見海外北經不言盜
械也師古所云與今山海經異
一切經音義一通俗文云拘罪人曰桁械謂穿木加足曰
械大械曰桁
莊子在宥篇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
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
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
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注桁楊以椄槢爲管而桎梏以
鑿枘爲用釋文桁戶剛反司馬云腳長械也楊向音陽崔
云械夾頸及脛者皆曰桁楊椄李如字向徐音燮郭慈接
反槢郭李音習向徐徒燮反司馬云椄槢械楔音息節反
崔本作牆云讀爲牒或作謵字椄槢桎梏梁也淮南曰大
者爲柱梁小者爲椄槢也文選景福殿賦槢似瓊英李善

注司馬彪莊子注曰梏械楔也凡楔皆謂之梏

唐六典後魏流罪已上加杻械死罪桁之

按桁之名出莊子他罕見

廣雅釋宮械謂之桎王氏疏證桎之言窒械之言礙皆拘止之名也說文云梏手械也桎足械也械桎梏也月令注亦云桎梏今械也然則械爲在手在足之通稱也

按漢時獄具但稱械如漢書司馬遷傳淮陰王也受械于陳王嘉傳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謝承後漢書式侯從獄中參械出街中范蔚宗後漢書張酺傳被詠下廷尉會赦見原盤吏牢持械日列戴就傳即解械更與美談許揚傳鄧晨收揚下獄而械輒自解皆是魏晉亦然如魏志賈逵傳太祖以逵送獄吏以逵上簿也不即著械田豫傳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

閑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
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後漢書明紀東騎校獵
上林苑注云周禮校人掌王田獵之馬故以校獵謂以木
相貫穿爲欄校以遮禽獸王氏句讀囚从口高其牆以闌
罪人也木囚者以木作之如牆也桎梏皆圍其手足情事
相似故得校名漢書趙充國傳顏注云云筠案顏氏詮解
木囚是校與今虎城相似故不與桎梏二篆類次
按木囚王菉友謂以木作之如牆其說較長說文囚繫
也从人在口中口回也凡圍繞週圍字當作口人在口
中不僅如桎梏之狀今世獄中有以木作柵四面如牆
拘罪人其中謂之木籠疑卽古之木囚也㿿嗑之校當
如王說桎梏圍其手足故亦得校名
唐書刑法志杻校鉗鎖詳杻居作者著鉗若校病者釋鉗校

按舊唐書及唐六典並言枷不言校是唐時稱枷不稱校新書改枷爲校殆當世尚有此稱也宋史太宗紀言釋罰作荷校者是宋世尚有校名

枷

晉書石勒載記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幷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尚在其中

按此文是晉時尚有枷名而隋志梁陳刑律皆不言枷豈當時世間有此名稱而官府尚未改歟兩胡一枷即後來二人連枷之始

魏書刑法志高祖太和五年時法官及州郡縣不能以情折獄乃爲重枷大幾圍復以縋石懸於囚頸傷內至骨更使壯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以誣服吏持此以爲能帝聞

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辟者不得大枷
世宗永平元年秋七月詔尚書檢校枷杖大小違制之由
科其罪失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尚書邢巒尚
書李平尚書江陽王繼等奏曰臣等聞王者繼天子物為
民父母導之以德化齊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
喜務以三訊五聽不以木石定獄伏惟陛下子愛蒼生恩
侔天地疏網改祝仁過商后以枷杖之非度愍民命之或
傷爰降慈旨廣垂昭恤雖有虞慎獄之深漢文惻隱之至
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謹案獄官令諸察獄先備五聽之理
盡求情之意又驗諸證信事多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加
以拷掠諸犯年刑已上枷鎖流徙已上增以杻械迭用不
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杻重械又無用石之文
而法官州郡因緣增加遂為恆法進乖五聽退違令文誠

宜案劾依旨科處但踵行已久計不推坐檢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臣等參量造大枷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杻械以掌流刑已上諸臺寺州郡大枷請悉焚之枷本掌囚非拷訊所用從令斷獄皆依令盡聽訊之理量人強弱加之拷掠不聽非法拷人兼以拷石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準未幾獄官肆虐稍復重大世宗紀永平元年載此事

按說文枷拂也拂擊禾連枷也齊語耒耜枷芟韋昭云枷拂也所以擊草也釋名枷加也加杖於柄頭以撾穗而出其穀也或曰羅枷三杖而用之也或曰丁了杖轉於頭故以名之也是枷本農具之名也何時刑具亦得枷名不詳所自後漢書馬融傳捎罔兩拂游光枷天狗紲墳羊章懷太子不爲枷字作解以上下文推之枷字

但爲擊打之意未必遂作枷鎖解石勒載記始有枷名似始於此時齊蕭子良淨住子璧如牢獄重囚具嬰衆苦抱長枷牢大械帶金鉗負鐵鎖玉篇枷有枷鎖連枷二義是齊梁已爲通稱特律文未改耳北朝自魏訖隋並以枷名唐宋承之而枷之名遂專屬於刑具矣

魏書宋翻傳初翻爲河陰令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且置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言事辭色不遜命取尾青以鎮之既免入訴世宗世宗大怒敕河南尹推治其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

按御覽六百四十四引此事彌下有方結切三字不知何據

字書彌無此音

隋志齊律罪刑年者鎖無鎖以枷　周大律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　隋開皇律枷杖大小咸爲之程品

唐六典諸流徒罪及作者皆著鉗若無鉗者著盤枷病及有保者聽脫枷長五尺已上六尺已下頰長二尺五寸已上六寸已下共濶一尺四寸已上六寸已下徑頭三寸已上四寸已下

舊唐書刑法志時周興來俊臣等相次受制推究大獄乃於都城麗景門內別置推事使院時人謂之新開獄俊臣又與侍御史侯思止王宏義郭霸李敬仁評事唐晦衞遂忠等招集告事數百人共爲羅織以陷良善前後枉遭殺害者不可勝數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旨皆網羅前

人織成反狀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于瓮以火圜繞炙之兼絕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其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定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每有制書寬宥囚徒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是時海內慴懼道路以目

宋史田錫傳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即上疏案獄官令枷杻有長短鉗鎖有輕重尺寸斤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為枷者也

王禹偁澠水燕談錄舊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斤二十斤為限景德初陳綱提點河北路刑獄上言請制杖罪枷十五斤為二三等詔可其奏遂為常法

金史刑志泰和四年七月上以諸路枷多不如法平章政事守貞曰枷尺寸有制提刑兩月一巡察必不敢違法也

明律獄具圖枷長五尺五寸頭闊一尺五寸以乾木爲之死罪重三十五斤徒流重二十斤杖罪重一十五斤長短輕重刻誌其上

徽纆

易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王注險陗之極不可升也嚴法峻整難可犯也宜其囚執寘于思過之地三歲險道之夷也險終乃返故三歲不得自脩三歲乃可以求復故曰三歲不得凶也疏上六居此險陗之處犯其峻整之威所以被繫用其徽纆之繩置于叢棘謂囚執之處以棘叢而禁之也周易集解虞翻曰徽纆黑索也觀巽爲繩艮爲手上變入坎故係用徽纆寘置也坎多心故

叢棘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二一變則五體剝剝傷坤殺故寘于叢棘也不得謂不得出獄艮止坎獄乾爲歲五從乾來三非其應故曰三歲不得凶矣九家易曰坎爲叢棘又爲法律案周禮王之外朝左九棘右九棘面三槐司寇公卿議獄于其下害人者加明刑任之以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也案坎於木堅而多心叢棘之象也坎下巽爻巽爲繩直係用徽纆也馬融云徽纆索也劉表云三股爲徽兩股爲纆皆索名以繫縛其罪人矣　程傳上六以陰柔而居陰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爲喻如繫縛之以徽纆囚寘於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　邱氏濬曰坎爲刑獄荀九家易坎爲叢棘傳曰叢棘如今之棘寺蒙坎二卦聖人作易皆取象于刑獄是知聖人爲治不能以不用刑此蓋天

地自然之理本諸陰陽合諸爻象非人爲之私也雖若不得已而爲之而爲之亦自不容已蓋人生不能無欲欲勝而理微教之而不從而不繼之以刑則人欲肆矣聖人作易以扶陽抑陰而取象於刑獄豈無意哉

說文徽衺幅也一曰三糾繩也段注三糾謂三合而糾之也糸部糾三合繩一說糾本三股三糾當爲九股桂氏義證楊雄解嘲徽以糾纆梁書王僧孺傳既貽玷辱方致徽纆文選西征賦注引大索也玉篇徽大索也廣雅徽索也漢書楊雄傳免於徽索陳遵傳觀瓶之居居井之眉不得左右牽於纆徽顏注纆徽幷索也王氏句讀糾三合繩也三糾之卽是大索矣　纆索也从糸墨聲莫北切段注从黑者所謂黑索拘攣罪人今字从墨王氏句讀經典作纆又省作墨漢書楊雄傳徽以糾墨顏注嚴糾墨皆繩也

按穀梁宣二年傳注易曰繫用徽纆疏馬融曰徽纆索也陸德明云三糾繩曰徽二糾繩曰纆釋文三股曰徽兩股曰纆五經文字同史記屈賈傳索隱通俗文合繩曰糾一切經音義七十蒼頡解詁繩三合曰糾並與許說相合文選長笛賦五臣注漢書音義張晏曰二股謂之糾三股謂之纆鵩鳥賦注字林曰糾兩合繩纆三合繩孫楚征西官屬送於陟陽詩注糾兩股索纆三股索與許與至或曰三糾二糾或曰三合或曰三股兩股合與股尙無區別糾則義不同矣以索之義求之糾爲是段王二說可互證也

縲絏

論語雖縲絏之中注縲黑索絏攣也所以拘罪人皇侃義疏古者用黑索以攣係罪人也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絏

作緤宋石經亦作緤案字本作紲唐人避太宗諱改作緤五經文字云緤本文从世緣廟諱偏旁今經典並準式例變

按釋文引孔安國注縲黑索紲攣也何注用孔說

說文纍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从糸畾聲段注論語字之誤亦誤作累如孟子係累其子弟是亦作纝如易大壯纝其角馬云大索也鄭虞作纍引申之不以罪死曰纍見楊雄反離騷注按纍絫二字大不同纍大索也其𥿍變不得作累絫増也引申之延及也其俗體作累古所不用杜氏義證一曰大索也者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同急就篇顏注纍大索也六舩環刹小徽縲長二丈以上麄案纍所以繫囚因謂纍爲繫係二十三年左傳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杜注纍囚繫也成三年傳兩釋纍囚杜注纍繫也襄二十

五年傳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杜注纍自囚係以待命又作累孟子係累其子弟戰國策係累吾民荀子成相篇箕子累注云累讀爲縲書曰釋箕子之囚通作纍荀子大略篇不憂其係纍也王氏句讀省作累俗加糸作縲按古者拘係罪人故以索徽纆纍皆是其字皆从糸其用鐵索不詳始于何時觀西域王莽二傳是漢時已用之矣

鎖

說文鋃鋃鐺瑣也段注瑣俗作鎖非瑣爲玉聲之小者引申之彫玉爲連環不絕謂之瑣漢以後罪人不用纍紲以鐵爲連環不絕係之謂之鋃鐺遂製鎖字漢西域傳陰末赴琅當德謂以長鎖鎖趙德也正文本無鎖字今本乃作鎖琅當德殊爲不辭琅當叚借字也若宮室青瑣以青畫

戸邊爲瑣文故楚辭注曰文如連瑣桂氏義證荀子儒效
篇鄉也胥靡之人注云胥相靡繫也謂鏁相聯相繫漢書
所謂銀鐺者華嶠後漢書董卓收崔鈞父烈下之郿獄銀
鐺顏氏家訓文章篇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鋃鐺鏁鋃鐺
大鏁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
嘗作詩云銀鏁三公腳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王氏句讀
王莽傳以鐵鎖琅當其頸顏注琅當長鎖案琅當即鋃鐺
說以長鎖固不誤然鐵鎖琅當相連似不可如此說之琅
當曡韵蓋形容拘係牽曳之狀唐人小說明皇幸蜀雨中
聞鈴問何聲優人對曰三郎鋃鐺亦可推知也
漢書西域傳後軍候趙德使尉竇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
鎖琅當德顏注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王莽傳
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

步呂鐵頊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顔注琅當長鎖也食貨志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室

按段以西域傳鎖字爲本無然以王莽傳及食貨志參之其說亦未甚確王以琅當爲形容之詞然造字之初未必卽會此意鋃鐺本鎖名而身負鋃鐺者卽有拘係牽曳之狀亦遂以爲形容之詞西域王莽二傳似是以鎖鎖之之意食貨志但言鐵鎖不言鋃鐺御覽六百四十四引宋躬孝子傳繆斐事其文有云父忽得患斐晝夜叩頭氣息將盡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鎖而至求哀曰尊

府君昔經見侵故有怨報君至孝所感昨爲天曹所攝鎖鋃鐺裴驚覩父已差云云亦有鎖鋃鐺之語與漢書同也蘇子瞻獄中詩風動琅璫月向紙其字又作琅璫玉篇鎖鐵鎖也鏁俗廣韵鐵鎖鎖俗作鏁鄭珍說文新坿攷鎖鐵門鍵也按說文鋃注鋃鐺瑣也鎖注大瑣也本作瑣漢元后傳靑瑣王莽鐵瑣亦同从金俗加

按後漢書仲長統傳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瑣當卽鎖字古來繞繞如鎖之連環不絕也

隋志陳律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鎖二重其五歲刑已下並鎖一重徒並著鎖　北齊一歲者無笞並鎖繫左校而不髡罪刑年者鎖無鎖以枷　北周律皇族及有爵者死罪已下鎖之

唐六典鎖字或誤鎮或誤鏁長八尺已上一丈二尺已下

明律獄具圖鐵索長一丈以鐵爲之犯輕罪人用鐐連環

共重三斤以鐵爲之犯徒罪者帶鐐工作明志鐐鐵連環

之以縶足

按鐵索鎖之小者今謂之鍊鐐鎖之大者爾雅釋器白

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說文鏁白金也本非刑具之

名元王元亮五刑圖說徒有帶鐐居作之文元史刑法

志序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鐐之始借用爲刑具之名明

代承之又曰鐐鏁亦曰鎖鏁字書無鏁字

鉗釱

漢書刑法志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　楚元王傳楚人將

鉗我於市顏注鉗以鐵束頸也

急就篇鬼薪白粲鉗釱髡顏注以鐵鋸頭曰鉗鋸足爲釱

史記平準書敢私鑄鐵器者鈦左趾集解史記音義曰鈦音徒計反韋昭曰鈦以鐵爲之著左趾以代刖也索隱按三蒼云鈦踏腳鉗也字林徒計反張斐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著足足下重六斤以代臏至魏武改以代刖也

說文鉗鐵有所劫束也段注劫者以力脅止也束者縛也

鈦鐵鉗也御覽六百四十四引說文作脛鉗也

漢書陳萬年傳或私解脫鉗鈦顏注鉗在脛鈦在足

晉志魏武帝定甲子科犯鈦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

御覽六百四十四晉律鉗重二斤翘長一尺五寸

按翘玉篇許劣切無訓釋字典篇海進也又飛也鳥叢飛也於本文難通說文句讀引作翹未詳所據何本竊謂翘乃翅之譌鉗著于頸其橫出被于肩者如鳥之翅

也

又按鉗以束頸自曹魏易以木械而鉗與釱遂不復用矣後世之枷即古之鉗也但鐵木及大小長短之不同耳

鞭

御覽六百四十九 晉令鞭皆用牛皮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四廉常鞭用熟靼之列反柔革也不去廉作鵠頭紐長一尺一寸鞘長二尺二寸廣三分厚二分柄皆長二尺五寸

按說文靼柔革也从革旦聲旨熱切段云柔革謂革之柔耎也旨熱切音浙廣韵又當割切音怛本或从且作靻廣韵靻則古切音祖靻勒名義與靼異紐乃紐之譌

隋志梁律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靼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一

尺一寸稍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靶長二尺五寸老小於律令當得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者以熟靼鞭小杖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靼鞭小杖其制鞭大杖法鞭法杖自非特詔皆不得用

北齊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瘡長一尺

隋開皇律去鞭刑詳鞭

北齊書崔伯謙傳後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乃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有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因誦民為歌曰崔府君能政治易鞭鞭布威德民無爭落曰既稱恩化何由復威曰長吏憚威民庶蒙惠

按伯謙之仕在文襄時北齊之律定于武成時鞭用熟皮其即創于伯謙歟

笞杖

漢志孝文十三年定律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註笞數既多亦不活也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笞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音止蘂反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毋得更人師古曰謂行笞者不更易人也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王棠知新錄按古之一寸今之六分六末薄半寸合今之三分餘毋得易人則無後世五板易

人之例今世鞭法未有明文若依此行亦仁政之一也

北堂書鈔四十五 晉令杖皆用荊長六尺制杖大頭圍一寸尾三分半

隋志梁律杖皆用生荊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大頭圍一寸三分小頭圍八分半法杖圍一寸三分小頭五分小杖圍一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 五詳鞭

魏書刑罰志顯祖末年尤重刑罰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則以細捶欲陷之則先大杖民多不勝而誣引或絕命於杖下顯祖知其若此乃爲之制其捶用荊平其節訊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撻脛者一分拷悉依令皆從於輕簡也

明律獄具圖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長三尺五寸以小荆條爲之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徑二分二釐長三尺五寸以大荆條爲之並須削去節目用官降較板法如法較勘毋令觔膠諸物裝釘應決者用小頭臀受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長三尺五寸以荆杖爲之其犯重罪贓證明白不服招承明立文案依法拷訊臀腿受

禮記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夏榎也楚荆也釋文榎古雅反爾雅釋木榎山榎郭注今之山楸釋文榎古雅反舍人本又作櫝詩秦風終南疏引陸璣疏云榎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溼又可爲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本草楸其木溼時脆燥時堅故謂之良材牡荆恭曰即作捶杖者所在皆有之實細

黃色莖勁作樹生李時珍曰牡荆處處山野多有樵采爲薪年久不樵者其樹大如盌也有青赤二種青者爲荆赤者爲楛嫩條皆可爲筥箇古者貧婦以荆爲釵即此二木也

按夏楚均是木而其質夏重楚輕其用之也亦必有輕重之差矣漢時易以竹梁復用荆荆即楚也其後承之是但用楚而不用夏唐志謂漢用竹後世更以楚者誤也明用荆不知何時復用竹

北史燕榮傳除幽州總管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爲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耶榜捶如舊

按此北朝笞刑亦用荆之證

邱氏濬曰大明律卷首作爲横圖以紀獄具笞杖大小厚薄視唐宋等比宋則尤爲輕焉祖宗好生之仁雖爲惡之罪人惟恐或有所傷而爲之薄刑也如此是以仁恩厚德浹于民心百年于茲近年以來乃有等酷虐之吏恣爲刑具如究棍腦箍烙鐵之類名數不一非獨有以違祖宗之法實有以傷天地之和伏乞聖明申明舊制凡内外有因襲承用者悉令弃毁然禁之必自内始敢有仍前故用印以所製者加之庶使太祖皇帝愼罰之意恤刑之仁所以著于律文者萬世之下恆如一日所以恢皇仁於九有縣國祚於萬年者端在於斯

按漢箠之制本大一寸末半寸漢尺小於今尺三之一當爲本大六分六零末半之此其徑數也梁杖制大頭圍一寸三分小頭圍八分半以圍數合徑數與漢箠約

略相等隋杖大頭徑三分小頭徑二分祇梁制更小唐訊杖大于隋杖二釐而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視隋制更小明之笞及杖與唐之笞杖及常行杖同而訊杖大于唐一分三釐然亦止大頭徑四分五小頭徑三分五而已今之小竹板大頭濶一寸五分小頭濶一寸大竹板大頭濶二寸小頭濶一寸五分不知定於何年視前代之笞杖大數倍矣

攊指

莊子天地篇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釋文司馬云交臂反縛歷指猶歷樓皃說文櫪櫪撕椑指也各家攷云椑當作柙段注柙指如今之拶指故與械杽桎梏爲類莊子曰罪人交臂歷指

詞以櫪樕柙其指也尉繚子曰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桂
氏義證一切經音義十二通俗文考囚具謂之櫪樕字林
柙其指也韵會引繫傳謂以木柙十指而縛之也唐韵櫪
郎擊切樕先稽切
玉篇桚子葛切逼桚也類篇桚笮也桚逼也𢶡子末切廣
韵拶逼拶𢶡末切正字通拶宗滑切賛入聲相排迫也又
刑具莊子罪人交臂歷指注即今背鶵拶指也俗讀作斬
本作揝俗作拶桚舊注音緇答也按指刑俗呼桚穿小木
以繩繫十指閒束縛之讀若昝桚即桚之譌
按類篇桚拶並收玉篇廣韵但收拶字類篇廣韵右旁
作𡿧當以玉篇从𡿧爲是𡿧本作𡿧說文水流𡿧𡿧也
至拶指刑部久無此具外省亦罕見不知廢於何時
夾棍　腦箍

宋志理宗起自民間具知刑獄之弊初即位即詔天下恤刑而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刑行郡决囚提刑憚行悉委倅貳倅貳不行復委幕屬所委之人類皆肆行威福以要餽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則令入其當黥之由意所欲殺則令證其當死之罪呼喝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結款而又擅置獄具非法殘民或斷薪爲杖掊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並施夾兩脛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辮兩股令獄卒超躍於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幾於殞命

王棠知新錄夾棍之說唐世未聞其制起于宋理宗之世以木索並施夾兩股名曰夾幫又豎堅木交辮兩股令獄卒跳躍于上謂之超棍合二者思之當即今之夾棍也

按邱氏濬謂酷虐之吏恣爲刑具如夾棍腦箍烙鐵之類是明代有夾棍名目但未詳始于何年據邱氏之言固例載之刑具也今則纂爲定例矣南北朝時有壓踝杖桄之法其形狀不知何如是卽夾棍之意也

檻車

釋名檻車上施闌檻以格猛獸亦囚禁罪人之車也 說文檻櫳也段注許云檻櫳也者謂罪人及虎豹所居假借爲凡闌檻字 華嚴經音義上三蒼櫳所以宬禽獸也 漢書張耳傳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迺檻車與王詣長安顏注檻車車而爲檻形謂以板四周之無所通見

按車上施闌檻以防罪人之逸釋名說是顏云以板四周之與檻字之義不合漢代官吏之有罪者以檻車傳

送梁律二千石已上非檻徵者並頌繫之見隋志是六
朝時猶沿此制

刑具考終